

§ 齊眉棍



集市是有錢人閒聊八卦、政治和買賣貨物的地方，也供商業、政治、軍事和宗教活動之用。

這裡是雅典阿哥拉(Agora)集市的縮影，長廊上有屋頂覆蓋，兩側有眾多的商鋪與雕像。

鐵匠色諾分曾經是斯巴達的角鬥士，現在是斯巴達間諜網頭目，負責訓練女刺客，蒐集情報。

在集市鐵鋪，總是赤裸著上身打鐵，粗獷厚壯的身軀，一身墳起的肌肉，在集市裡招蜂引蝶。

[上圖是根據 Philip Matyszak 所著 古雅典 24 小時歷史現場 一書中 集市的 AI 生成圖]

裴夏是他從奴隸拍賣場買回的，這小佳人豐胸細腰、身材修長，真是傾城絕色、千嬌百媚，只可惜另一個叫作莫妮卡的冷豔美女被德謨克利特買走了。還有阿芙蘿那尤物便宜了恩諾皮德那老貨。

斜對面的安媞希亞總是賣弄風騷，可惜色諾分只喜歡年少佳人。

下午又看見安媞希亞不經意地露出一雙豐滿潔白的乳房，忍了一下午，到了晚上回到家裡，把裴夏叫到面前。

色諾分：

「裴夏，妳願意當我旗下的刺客嗎？」

裴夏想也不想，堅定地說：

「好！只要讓我脫離奴隸，任何事情我都願意做。」

所有的帝國都是奴隸撐起的，這世界上還有甚麼比當奴隸更卑賤的事。

雅典有將近八萬個奴隸，斯巴達有更多黑勞士(Helots)，是戰爭下的戰利品。

一場戰爭下來，經常失敗者所有的男人都被殺死，婦女與兒童充當奴隸，當然也有男人被分派到礦區挖礦，過著非人道的生活。

「很好，作為刺客，最重要的是要抹去羞恥心，今晚好好服侍我，我一定厚待妳。」

...

這一晚，色諾分棘手摧花，極盡能事。

裴夏則為求脫離了奴籍，放空一切，忍辱求全。

生逢亂世生命如草芥。

第二天早上，希波克拉底不知不覺又來到集市。
安媞西亞的瓶畫工作坊沒開，希波克拉底有點失望。
正好見色諾分在鐵鋪裡，於是走了過去。

「我家瑟翁(Xeon)還好嗎？承蒙您照顧。」瑟翁是色諾分的兒子，常往天文館跑。

「孩子挺乖巧的！」



兩人說著說著，一個豔麗少女從鐵鋪內走了出來，希波克拉底看直了眼，經歷了安媞西亞的調教，希波克拉底現在看女人的角度完全不同，安媞希亞是風騷少婦，這女這少女青澀中卻是一股妖豔。

「這是裴夏，嗨！裴夏，過來跟希波克拉底打個招呼。」

「你好，希波克拉底，我是裴夏。」這聲音甜膩膩地，希波克拉底聽得神魂顛倒。

對色諾分而言，女人只是工具，見到西波克拉底有點失神，心想在恩諾皮德身邊安插一個刺客，這希波克拉底傻呼呼地倒不失是個適當人選。

「幫我招呼一下希波克拉底，我出去買一壺酒。」

色諾分在裴夏耳邊輕輕交代幾句。

裴夏聽了，面紅耳赤。



色諾分前腳剛走，希波克拉底就迫不急待地問道：

「色諾分跟妳說甚麼？」

「色諾分說，有一根奇妙的木棍要送給你。」

裴夏領著希波克拉底到鐵鋪後面儲藏室，一支似木似鐵的齊眉棍靠在牆邊。

裴夏：

「這看似木棍，又比一般木棍重些，卻有木棍的彈勁，不知道真正是什麼材質，是色諾分要送你的。」

希波克拉底看裴夏欲言又止，十分好奇：

「妳怎麼了，色諾分又說了甚麼？」

「色諾分說…也要把我送給你…」裴夏說完 滿臉嬌羞，別過頭去。

希波克拉底人傻，這回可頭腦清醒得很。

知道這是個溫柔陷阱，趕緊找個事由逃了出來。

只聽到裴夏在身後低笑：

「嘿！原來是個獸子。」

集市中，說書人說著，斯巴達的 300 壯士如何如何地在溫泉關英勇地抵抗波斯大軍。

「狗屁！甚麼 300 壯士，後面的上千奴隸不是人嗎！」

奴隸在雅典或是斯巴達根本不能算是人，動則被拷打、烙印、撲殺。

裴夏得到他的恩寵算是幸運的。

色諾分聽了一陣子，又在集市轉了好幾圈。

估計這希波克拉底辦完事了，才帶著一壺葡萄酒回到鐵鋪。

「好東西應該與好朋友共享之，來，敬酒色朋友。」

只見裴夏在後面對他搖搖頭，知道希波克拉底沒上鉤。

「多謝你的齊眉棍…，還有裴夏…就…。」

昨天聽你說要恩諾皮德與德謨克利特談判，是怎麼回事？」

希波克拉底也不說破，跟色諾分攀談起來，這色諾分是逞兇鬥狠之輩，齊眉棍還是要收的才不傷和氣。

「嘿！雅典給了德謨克利特多少好處我不知道，但是恩諾皮德收了斯巴達的好處總是要貢獻一些的。」色諾分心裡想著，老的好色，這小的倒是定力不錯。

「好像聽到你說到甚麼獨立運動，怎麼回事？」

色諾分：

「都是胡扯！這個世界，利益擺中間，道義放兩旁。都只是幾個被權勢沖昏頭的傢伙在搞事，還有無知的死老百姓跟著瞎起鬨罷了。

這齊眉棍是隕鐵打造的，送給您以感謝您對瑟翁的照顧。」

希波克拉底順手就收了起來：

「這麼貴重…十分感謝，有甚麼需要幫忙的就說一聲，義不容辭。恩諾皮德也搞獨立運動嗎？」

色諾分：

「嘿！嘿！他還沒那麼大的本事。」

心裡想著，只是個替死鬼罷了。

帶刺的花、有毒的蜂蜜最好還是遠離。

希波克拉底人傻心不傻。

裴夏要送給希波克拉底，希波克拉底說甚麼也不敢收，色諾分只好說有空常來

玩囉。

這希獨到底是什麼玩意兒希波克拉底也沒興趣，不過聽起來似乎恩諾皮德收了甚麼好處。

恩諾皮德是對他不錯，但是聽起來似乎有點危險，是甚麼原因讓他願意置身險境呢？

臨走前又看了畫瓶工作坊一眼，走著走著，回頭一望，只見鐵鋪門前裴夏給他一個飛吻，一個踉蹌差點跌倒，引來市集一陣轟然大笑。